

●中国第一部由少女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

风萧萧易水寒

麻伊娜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· 天地出版社



●中国第一部由少女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

风萧萧易水寒

麻伊娜著

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萧萧 易水寒. 麻伊娜著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
2004

ISBN 7-80624-866-8

I. 风... II. 麻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1274 号

策 划 范 勇
责任编辑 范 勇 刘自权
责任校对 刘自权
封面设计 刘梁伟
技术设计 古 蓉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)

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
版 次 2004年8月第一版
2004年8月第一次印刷
规 格 850mm×1168mm 1/32
印张 14.25 字数 300千
印 数 1—2500册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
举报电话: (028)86715665 86659636
电子邮箱: TianDiebs@vip.163.com
网 址: www.tdph.net





一 青溪剑断

秋夜，凉如水。

无名山中竹林深处，一位隐士手捋美髯，凝视摇曳竹影，心事重重。少时，自其身后屋中走出一位少女，一袭白裙，裙摆及地，手中拿一件褐色布衫，对背影道：“爹，天凉了，多穿件衣服吧！”

隐士回头，望着那张美如明月的面庞，从满面愁云中挤出一丝微笑，道：“好。”说罢，套上布衫，又转过脸对少女道：“潇潇，明年的叶冢须靠你自己培修了。”潇潇秀眉微皱，道：“爹，那你呢？”隐士笑道：“爹……爹有旁的事做。”潇潇未明其意，眨眼笑道：“爹，你定是嫌累推托不做，你不是常说，叶乃竹之精魂，令其飞出流霜竹林于竹不利吗？你不帮我，竹叶都飞远了，竹子长不好，爹又何以对竹高吟‘空里流霜不觉飞’呢？”隐士轻戳潇潇额头，道：“分明是捣乱，要你自修叶冢便这般麻烦，将来靠自己之日还很长，纵然没有爹在，潇潇也会过得很好。”潇潇得意略略点头。隐士放心，递与潇潇一黑绸包。潇潇喜道：“爹，给我的……”打开绸包，显出七枚发钗，潇潇面露惊喜之色，道：“爹，无功不受禄，明年，后年，直到永远，流霜竹林修冢之事便不劳爹爹费心了。”说罢将钗放于怀中。

隐士点头，强作笑颜，携潇潇回房。

窗外，竹林萧萧，月色朦胧。

翌日，隐士起得极早，经过一夜吐纳，顿觉精神爽逸，

一
青溪
剑断



林竹潇潇



气海中真气鼓荡，稍放心，心道：十载隐逸，昨夜方运功，幸而残气仍存。想罢，转身上楼，自窗外望见潇潇正自熟睡，嘴边不觉有了笑意。望了许久，方欲行，忽听屋中潇潇叫道：“爹，不走。别走，爹！”心中一惊，侧目观看，察觉潇潇梦呓。便扭头拭泪，褐色长袍一甩，飘身形飞下楼来。院中满是落叶，乃一夜秋风所致。隐士落地，却一片落叶也未掠起。继而，其身形飞旋，快步移向两丈以外的一株碗口般粗细的湘妃竹，左手微扬，竹立断，显出一柄冷气逼人的剑。隐士右手虚握，剑即在手，隐士将剑长叹：青溟，扰你清梦，实是逼不得已，为保女儿无恙，你我双兵老剑尽力而为罢。说罢，又从竹筒中取出一书揣入怀中。

“爹！”潇潇凭栏下望，大声道。

隐士抬头，招呼女儿下来，听得楼板轻响，潇潇走到隐士面前。一身紫裙，手拿木梳，轻理云鬓，微微含笑。隐士心中一阵难过，拉女儿到近前，道：“潇潇，爹许久没给你梳头了，来，爹给你梳。”潇潇依言跪于隐士前，隐士精心而梳，左右端详。

忽然，隐士抬眼观瞧，察觉四周似有黑衣人向竹屋靠近，立即停手，拉潇潇起来，握住女儿之手，嘱道：“记住昨夜爹所说之言，潇潇纵使离了爹亦会好好活下去。女儿，走！”说罢，双掌用力，一股气浪将潇潇托起，身子飞向屋后，正落到马背上。潇潇惊魂未定，马立时惊了，撒开四蹄向山后飞奔而去。潇潇在马背上，双手紧攥马鬃，登时明白隐士之意，心骤然缩紧，哭道：“爹！爹！你别离开我，爹！”虽如此，也难驭惊马，只得伏于马背，任凭马胡乱奔跑在山道之上。

隐士听得马蹄声渐远，心里了却一桩大事，浩气陡生，





双手背后，目光炯炯盯于竹林中渐近的七面大旗，并用余光扫视四周围过来的黑衣人。秋风乍起，搅得满地枯叶如翻云覆雨般碎屑满天。

离隐士三丈处，七面大旗立住。旗上无字，只作七色，依次为褐、青、绿、红、黄、白、紫。旗下现出七人，均是青丝蒙面，紧身黑衣，辨不清男女，高矮胖瘦俱全。中间那名黑衣人上前一步道：“林子风，我们来的目的你也明白，识相的，交出《林萧剑谱》留你个全尸，否则……”“别他妈废话！”其左黑衣人哑着嗓子喊道：“姓林的，别人捧你个‘剑仙’，老子可不信邪。今儿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！”

隐士望望身边黑衣人，忽然放声大笑，惊得众人各拉家伙欲先自卫。白旗人兀自嘴硬道：“林子风，你死到临头，还笑得……”“哼！”隐士停住，虎目扫视四周，目光中满是不屑，又道：“你们七人一起上，林子风何惧？”说罢，剑即挥出，亮如闪，气如龙。七人齐道：“青溟剑！”隐士一笑，举剑划向身边落叶，落叶立时腾起，射向黑衣人。七人各自施展功夫，或跃起或伏低，心中暗忖：好一招“秋风扫叶”。七人躲过，却见身边手下死伤不少，死者均被竹叶穿入要害致死。绿旗人骂道：“爷爷的，他十年未出江湖，内力还这般深厚。”紫旗人执剑走过，对其余六人道：“诸位，我等低估了林子风，依在下之见，不如让手下先耗耗他的内力，他虽是‘剑仙’毕竟也是人，待他累得吁吁直喘，我们再……”“杀了这小猴崽子夺《林萧剑谱》！”黄旗人道。众人议定，号令手下道：“弟兄们，上！”“是！”众黑衣人得令，执剑、枪、刀、棒，一拥而上，将隐士围在当中。

隐士见众人围攻，丝毫不惧，斜睨七人，心中登时了然。见众人家伙均往身上使来，敛气凝神，脚下步履加快，

身形旋转，使得青溟剑上下翻飞，把周身围得风雨不透，近身者均活不得命。不多时，尸身累累，青溟剑却丝毫未沾血迹，众人再不敢前，推推搡搡，隐士撒招，手捋美髯。

“林子风居然仍这般闲情，如此成竹在胸之态！”青旗人道：“白死那么多弟兄，我们上罢！”白旗人举刀便向前冲。“慢！”红旗人拦住，道：“画庄主何必如此鲁莽，林子风有一女，我等不如以智取胜，从这死丫头身上下手，就不怕林子风不乖乖交出《林萧剑谱》。”

白旗人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好计。我去竹屋将那女孩擒来便了。”说罢，提刀欲行。

“那女孩不在屋中。”紫旗人道。

六人讶异，看紫旗人，又听其复道：“林子风如此慨然之态，显是无牵挂。若他女儿在近旁，我料他不会如此。”

“那我们怎的行计？”

七人正议着，只见隐士向空中飞起，青溟剑指天，单掌立于胸前，接着剑尖指向黑衣人群，顷刻之间，自剑尖冲出无数气流。惨叫声骤起，气流触及人身，就留下一道剑痕。七人眼见不好，躲已然不及，心下惊骇，双掌合于胸前，以真气自卫，但也在肩、腿等处留下剑痕。“妈的，什么玩意儿？简直是妖气！”绿旗人边骂边点住腿上穴道止血。“……‘剑气纵横’！”红旗人道：“剑圣的独门绝学，一柄剑化作千万柄剑，是极凌厉的招数，也是极深的内功。”“不愧跟了他那么多年，好见识。”褐旗人道：“兄弟我已想出对策，如此这般这般……”

隐士正自退敌，忽听东南方向传来一少女的呼喊：“爹，救我！爹！”隐士心中一惊，心道：“潇潇？”不禁方寸大乱，招数也松散下来，剑眉虬结，向东南方看去。却人影重重，尘飞叶卷，阻住视线。红旗人见时机已到，喊





道：“住手！”黑衣人停手，向外退了几步，紫旗人至隐士面前，道：“林子风，武功着实了得，令我辈叹为观止。不过，任你再强，你女儿在我手中，你是护《林萧剑谱》，还是救女儿，请尊驾定夺。”说罢，冷笑两声。隐士虎目放光，手紧握剑柄，女儿呼喊之声不绝于耳，惨叫之声直逼心肺，让隐士心痛不已。隐士闭上双目，垂下泪来。许久，隐士伸手入怀，持剑谱举高对七人道：“《林萧剑谱》在此！……放了我女儿。”说罢，扬手将书掷向白旗人。白旗人还未反应，剑谱已插入其咽喉。白旗人顿时气绝。黄旗人骂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！”隐士掷书后仍闻女儿惨呼，并隐约听得鞭响，便怒道：“我已将剑谱交出，我女儿怎的还不放？”“我们还想要一样。”褐旗人阴阳怪气道：“那就是剑仙的命。”隐士轻蔑笑道：“好吧，林子风之命早该于十年前了断了，今日换我女儿无恙，甚值。”褐旗人听罢，对东南方喊一声：“放入！”隐士遂听到有马蹄声渐远，放下心来，自语：“潇儿，爹累你受苦了，好好保重。”说罢，隐士怒视众人，右手擎剑，左手二指夹住剑中，微一用力，只听一声响，青溟剑断为两截。群贼惊呼。隐士左手执半剑，苦笑道：“躲一世江湖，却死于江湖事中；练一世剑法，竟死于青溟剑下。避世，隐退，哼！不过逃避之词。天下之大，人却无一避心之处。”微笑，举断剑刺入心中。群贼哗然。

“奶奶的，让人假扮林子风女儿的哭声，真乃妙计。我七人不费半分力气，就让林子风乖乖交剑谱自刎。老夫佩服。”绿旗人道。褐旗人摆手。红旗人取过《林萧剑谱》，见其已被白旗人的鲜血染了半边，翻开，道：“可惜这草包的臭血脏了这绝世武功。今日得手，多亏众位戮力合作，不如你我六人平分此剑谱。”另五人应允，待分书已毕，紫旗人道：“众位前辈，林子风女尚逃脱，我等决不能放过

她。”绿旗人不屑道：“一个小丫头能有多大能耐，妈妈的，爷爷累了，回去睡了。”说罢，欲走。红旗人拦住，道：“此言差矣。她一人不足惧，但她若找风雷二圣，或将此事泄露出去，于我等不利，还是早绝此患为妙。”

“云部主，搜山。”紫旗人下令道。

潇潇骑马于山道上走着，不辨方向，马早安静下来。潇潇脑中一片空白，山中阴风怒号，吹得潇潇在马上缩作一团。泪一直流，潇潇念着：“菩萨保佑爹平安无事。”走了好久，人困马乏，马停下吃草，潇潇向四外看，除了山便是林。潇潇心道：莫非我林竹潇潇便要受困于此吗？爹在哪？我又在哪？往何处去？不行，我须回去找爹，爹不能离开我。想罢，潇潇欲上马，可窜了几回，均摔下。原是方才奔得已手足酸软，使不出半分力道。

“她在那！”潇潇被此惊喝吓住，赶忙上马，却摔下。潇潇不顾疼强站起来，又跪下，觉脚踝生疼，眼见黑衣人逼近，潇潇只得拼命站起，一跛一跛向前走去。走了几步，潇潇停住，吓得向后退去，前已无路，脚下便是断崖，望去云雾缭绕，不知其几千丈。潇潇欲另寻迷路，已然不能。身后围满黑衣人，潇潇复退于崖边，无语。

“嗯，国色天香，沉鱼落雁。不让西施，可敌貂蝉。若非林子风之女，我就娶了她！”潇潇急得大叫：“爹！爹！”无人应答，唯有空谷回音。“哈哈”群寇大笑，笑得潇潇面上颜色陡变，只觉寒气刺骨。青旗人自手下取过一包裹，包裹中现出一头，不是林子风是谁？潇潇只觉天旋地转，向后倒去，跌入深谷中。群寇拥上，但见谷中云雾封锁，什么也辨不清，人人惊骇，唯红旗人大笑，笑声骇人，却似有无限愁苦，众人退去。

残阳如血。

一
青
深
劍
斷





二 如冰似霜

“爹！”潇潇惊叫着坐起，双目紧闭，冷汗淋漓。许久，方略略清醒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周身冰冷，身上衣衫湿透，盖着被子。潇潇伸手入怀，自怀中取出黑绸包，紧紧攥着，贴于胸前，不禁失声痛哭。

哭了多时，潇潇死意已定，从头上拔下玉簪，闭上双眼，心道：爹、娘，女儿来了。想罢，猛然向咽喉刺去。

“铛！”“啊！”玉簪脱手，潇潇惊得大叫。玉簪落地，只跌得粉碎。潇潇听得一个冷如冰霜的声音道：“我既已救你，就不愿劳而无功，想死，别死在我这里。”潇潇向四周看去没见一个人影，心道：我，我连死都须求人应允吗？好，我不死于此处，我走。想罢，强撑身子坐起，无奈太虚弱了，立时滚落地上，无法站起，脚踝疼得如针刺一般，万般滋味涌上心头，潇潇又落下泪来。

一袭素白飘入屋中，潇潇泪眼朦胧中依稀辨得是位青年公子，还来不及看清，又晕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潇潇才幽幽醒转，发现自己仍在床上全身发热，虚弱无力。侧头向窗外望去，天已然黑了，床头灯如豆，暖光盈室。床边桌上一碗，淡淡清苦之味入鼻。潇潇挣扎着坐起，却又倒下，心中暗道：现下好了，连死的力气也无。为什么他们要杀我爹？我娘早丧，为什么也让我爹遭此不幸？害我家破人亡？为什么如此待我，莫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你们来惩罚我呀！如此思量，复又落泪。

潇潇正暗自难过，听见楼板轻响，潇潇故意侧过头去

不看。只听来人道：“喂，把药喝了。”说罢，那人从桌上取下碗，递给潇潇，潇潇赌气抬手将碗拨开，本想听碗碎之声泄愤，却不想此人反手将碗接住，药汤一滴未洒。来人将碗放于桌上，伸手点住潇潇上身要穴，即又将她扶起。潇潇穴道被封，动弹不得，只得由他摆布。只见那人复又将碗端起，对潇潇道：“喂！等你病好了，才有力气死呢！来，喝药。”说罢则用匙一匙一匙喂了。潇潇心中气苦，无可奈何只得将药喝下。喝罢，此人解开潇潇穴道，端碗出去。潇潇望其背，缓缓躺下，心道：此人是谁？方才好冷，仿佛从这人身上散出寒气一般，他为什么救我？如此思来想去，慢慢睡去。

如此，每天那人总是先封住潇潇穴道，喂药，喂水。潇潇也只好听之任之。三日后，潇潇病好，唯脚伤未愈，终日只能在床上静养，其死意也渐渐淡了，并极力回避去想那令她伤心欲绝之事。潇潇方才细细打量此人，虽其容貌俊朗，但却如面蒙冰霜拒人千里之外，每与潇潇所言，皆不过五句，且终日不见踪影，只于三顿饭时间而回。潇潇只盼早好，快些离开这冷酷之人。

两月后。

潇潇脚伤已好。一日，潇潇出屋，方见所住多日之屋于一湖之旁。那湖颇奇怪，湖面上寒气弥漫如烟如雾。潇潇不觉打个寒战，退后两步，向上望去，又感伤心，心道：爹死得这般惨，我，我若不为其报仇，有何颜面活于人世。可我……正自想着，忽听身后有人冷笑道：“怎么，不敢死了？”潇潇立时低头，转身见是他，不觉气往上撞，亦冷笑，反唇相讥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林竹潇潇即便要死也不需你看见。别以为你救了我，我便对你感恩戴德！我反而恨你，被你这等冷漠无情之人所救还不如死了！哼！”潇潇说

二

如冰似霜





罢，转身跑开。只觉多日所受之气全发泄出来，好不痛快。潇潇愈跑愈快不想跑失了方向，身旁树木遮掩，难寻来时之路。潇潇只得左转转却仍在原处。

天渐黑。

潇潇索性不急也不躁，找处平整之地坐下。不久风起，一时间风袭草木飒飒而响，好似野兽低吼。潇潇之心立时缩紧，全身缩作一团，心中极欲回去，但一则迷路，二则回去又须看那人颜色，便兀自强忍，仍觉后背阵阵发凉。潇潇本欲想些往日高兴之事，可却又想到爹、娘与自己居住于流霜竹林之事：那夜间常闻狼嚎之声，潇潇年岁尚小之时，每次被其吓醒，哭个不休，娘便将潇潇抱于怀中，软语百般安慰。一面道：“爹去打狼了，潇潇不哭。”便叫爹上楼，爹便当真背了猪叉出去，一弄出些丁当声响，潇潇当真，止了哭声。狼嚎之声又起，潇潇不依，娘说：“这是风在唱歌呢。”

可如今爹娘又在何处呢？我，我连自己之命都保不住，何谈为爹报仇？不如死了，去阴间找爹娘罢！我一人独活于世，有何意思？如此想着，心神恍惚，解下腰带，见一株矮树，搬来一石，便要自尽。

箫声，和风而来。

潇潇一愣，待细听其曲，心头猛震，双腿一软，跌坐于地。心中道：《青溟散》？是《青溟散》？！爹为娘作的曲！“爹，爹！”潇潇叫道，拭泪站起，看四外，却不见一人。箫曲未止，影影绰绰，似非从尘世而来。潇潇只觉心里忽而平静许多，眼前又现当日爹为自己梳头之景，爹眼中流露出的欣慰爱怜，耳畔又响起爹所说之言：“潇潇纵使离了爹也会好好活下去。”箫曲依然。

“爹，我答应你，我活着。潇潇对天起誓，不报爹爹之

仇决不罢休。”

“喂，活着就好，真死便无趣了。”

一听此言，潇潇被吓了一跳。向身后望去，不见人影，向上一看，那人正坐于方才她欲上吊之树上。潇潇又羞又气，只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便再难说出片语。那人自树上跳下，声响皆无。遂形如鬼魅般到潇潇近前，一搂其纤腰，抱于怀中，道：“要是不死就回去，风大，会病的。”此言一出，二人均是一惊。潇潇心道：他何时说过这般软语？那人却道：“我易水寒从未向任何人假以辞色，可……”

微微一怔之下，易水寒提真气，施展轻功向冷水湖方向疾奔，潇潇偎在他怀中，已满面通红。少顷便至木屋前，易水寒将潇潇放下，道：“进去吧！”说罢便走。潇潇道：“喂，我……我今日言语重了，对不起，我……我，我还是谢你。”语无伦次。易水寒背对不言，纵身飞向湖面，双臂轻舒踏水而过，隐入寒气之中。潇潇望浓浓寒气，心中甚暖，轻轻一笑，转身进屋，倚窗而坐，思绪翻飞……

翌日清晨，易水寒自湖中回岸，信步进了木屋，来到寝室却不见潇潇，一丝慌张跃过眉间，快步出屋。刚要上树一览，听得灶间丁当作响，随即宽心，走进厨房。见潇潇正于灶间忙碌，掀锅盖、搅拌、尝咸淡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易水寒双手抱肩倚在门口，不声不响望着潇潇背影，心中一动，暗暗惊道：我如何这般正眼看过一女子。正欲侧目，潇潇却端锅转过身来，未料易水寒在一旁，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喂，您能否别这般悄无声息站在人家后面。”说罢，将锅放于桌上，又道：“来，请罢。相识一场，承蒙相救，为偿昨日之过，特熬粥一锅。另外……阁下的粥，在下实不敢恭维，如今我能行动自如，也庆我终于逃出苦海。”易

二

冰似霜





水寒心下好笑，但仍面无表情走到桌旁，潇潇已盛了一碗，放于桌上。易水寒一闻，只觉米香扑鼻，果比自己半糊之粥香了不少。潇潇见其迟疑笑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从八岁起一直熬粥给爹……”潇潇蓦然缄口，神色黯淡，掩饰道：“你，你喝罢，我走了。”易水寒看潇潇离去，安慰之言就在口边，终未说出。

待喝完，易水寒出，潇潇叫住，问道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谷外。”

“什么时辰回来。”

“迟早。”

“敢问少侠大名。”

“随便。”

潇潇自语道：“什么人，连姓名都可‘随便’！好，我就叫你‘随便’。”说到此，不由笑得打跌。

一人闷坐无聊，潇潇便动手将屋中打扫一遍，桌桌椅椅按自己喜好改了位置，方才罢手，又外出于近旁树林中采了野蕪、野果，下厨亲做。

红日偏西。

潇潇已经等得无精打采，伏于桌上叹气，听得脚步声响，潇潇立时坐起，见易水寒走人，微笑道：“‘随’少侠用饭罢。”易水寒一愣，诧异道：“什么？”“你的名字啊！早上我问，你不是自称‘随便’吗。”潇潇道。

易水寒暗笑，兀自冷冷道：“随你。饭我吃过了。”说罢走出。

潇潇怎料他竟会如此，心中忿然，将一桌佳肴尽数扔于桌上，自己亦气冲冲回房。

潇潇坐于房中，呆坐了半刻，不由心事又起，自怀中取出当日爹所赠发钗，一枚枚看去：六枚木钗，见钗端分